

鮎

埼

亭

集

鮎埼亭集卷第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謨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計公所應降之階猶得回翔宗正奉常之間  
以需休復而公不告於寮屬不謀於戚友蹇驢一乘竟  
出國門公卿聞之追送莫有及者既抵浙西小舟竟向  
湖上謁先墓遂居丙舍不入城子弟固請勵一造影堂

絕不與當路達人相遷往有來見者盡以疾辭已而竟  
入山幽居五年而薨遣命不用赴狀不備儀物聞者以  
爲近世大臣所未有也公之諸從弟於予爲文字交最  
篤公嘗薦予應詞科屬在門下諸從弟以挺道之文爲  
屬義不敢辭公由康熙癸未進士授禮部膳曹郎遷儀  
曹郎再遷刑部郎三遷爲刑科給事中四遷爲湖南按  
察使五遷爲少詹事六遷而至內閣學士其在掌科也  
奉 命使盛京寧古塔督視船廠其在詹尹也奉 命  
使四川打箭爐之噶達督視廟工兼塘泚東西車馬萬  
里口不言勞東行則劾奏勛衛駐防之爲士卒害者積

年盤根錯節之巨蠹一旦拔去三軍如挾纊焉西行則直陳撫臣徇蔽私人阻撓興築之失而後大工以集諸番以之大和於是

世宗憲皇帝始有意大用公貳工部遷貳戶部其時政事尚綜核和碩果親王允禩不可犯百寮習爲駿厲公以朴誠自矢循分守職在班行中粥粥斷斷不求赫赫名又孤立無津援退食杜門委蛇時對一尊自斟酌雖有附熱之徒不得至前或未能無望焉

世宗憲皇帝獨深知之嘗有薦公足任銓衡者則曰三司重地朕方倚之晝日三接恩寵日渥然公之自守泊

如也一日燕見九卿侍坐競進談禪

世宗顧而問曰汝亦能之否對曰臣未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卽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諸臣曰真鈍根也臨川李公早貴不甚悉公  
之爲人已而

今上特起之與公同官因問予曰右農何如人也予曰  
其人厚重如漢丙吉如唐婁師德如宋杜衍蓋庶幾焉  
臨川訝曰其然豈其然乎不數日謂予曰子之言然明  
年由吏部侍郎長工部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  
於工部然府員濫支冒銷以爲習慣工部莫敢誰何也

公獨正色裁抑之會重築郊壇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  
府員所估之十九而事集內務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  
去公者始有慶成燈之譴又以舊尙書註誤之案加公  
而并罪之故工部大小官吏俱被議乃獨解公任方公  
之被眷也

上嘗問公年以七十對公齒髮甚豐而澤望之神明盎  
然甚且有以爲未及艾者

上亦意以爲避事而故增之以冀引年之澤於是忌者  
得中之或勸公自白於

上公曰七十老翁又何所求吾歸已夫且吾昔官湖臬

總藩徐聚倫百方排我而不克及官戶部亦累見厄於  
長沙陳侍郎而無恙命也今日之罷亦命也蓋未嘗有  
幾微之見於辭色焉予雖與公諸弟善然在京時未始  
一通謁及詞科之役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  
川入汴呂申公爲中丞先過之伊川報箋以爲後世絕  
無之禮願末學不足充伊川灑埽之役何以副公之盛  
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  
子何讓焉予爲之悚不自安者久之然予踈慢性成雖  
銜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旣免官歸甬上更不能時通  
候問而公之惓惓於予者無間焉嗚呼冲襟雅度其可

及哉凡公服官之詳其事甚繁具詳行狀墓志不能盡  
錄但取其大者著之於篇公諱殿最字奏公一字鐵巖  
先世故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之仁和者三世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吏  
部侍郎其三世妣贈如階夫人陳氏公之喪偶蓋三十  
年而旁無媵侍其清靜乃天性也嘗渡江展先墓小肩  
輿行蕭山道中與縣尉遇呵之避道從者怒公遽下輿  
避之頗似魏文靖公故事子二長清國子生次世玉  
丁酉舉人孫六長復元以任子恩補工部主事公生於  
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七



十有七葬于西湖五老峰之陽所著詩集如干卷奏議  
如干卷其銘曰

三朝之完人歷試之勞臣知足知止翩然引身他年  
國史視予此文

刑部侍郎管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安  
谿相國督學畿輔公時方試童子安谿一見奇之拔冠  
其曹教以窮經已而文貞以吏部尚書兼撫直隸檄公  
入保陽書院爲都講及入正揆席招公入京安谿之學  
畱心律呂歷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公皆得其傳  
時

廟堂方開書局旁求哲士

聖祖仁皇帝神明天縱自六經外於諸家皆能洞探其  
安與疏決其障礙而安谿之學適與有合然以閣務繁

魚土河集 卷一  
不能任編纂乃薦三人其一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其一  
一卽公其一今順天府丞寧國梅公同入 直書日三  
接以膺 顧問遂得時受

天語指示校審周易折衷以至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  
蘊卜筮精蘊音韻闡微諸種又編朱子遺書公皆與焉  
而律呂音韻二者公之力尤多公於律呂少有夙悟安  
谿嘗以朱子琴律圖說雕本流傳多誤令公正之公爲  
之抉發証明遂可推據旣得承

聖祖所授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程子之說以  
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

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  
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  
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箎之數亦皆以黃鐘積  
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  
半其聲已應益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其  
說弗盡符於朱蔡而與管子淮南合音韻則公得之安  
谿之說者大略與崑山顧氏同而較密又承

聖祖之誨知國書與古法合并外蕃諸國韻書亦有合  
者今人皆疑歌麻支齊微魚虞七韻無頭不知七韻乃  
聲氣之元能生諸部切諸部而不爲諸部之所生所切

魚尾居集 卷一  
宜居部首卽國書第一頭喉音五字也等韻之易錯皆由清濁之不分乃卽用國書五字頭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切之法以定等皇極經世韻圖詳等而略韻顧氏則詳韻而略等互有異同是書出較若列眉而萬音畢舉矣是時翰詹宿老容有未盡通其義者公以布衣諸生親接君相之緒言披卻導窾釐爲一代石渠大制作誠遭際之極隆也

聖祖以癸巳秋 特賜公同與禮闈試尋丁外艱 許以所纂書自隨辛丑春 特賜公同與殿試改翰林院庶吉士

世宗憲皇帝嗣位授編修乙巳遷司業丙午主廣東秋  
試事還京

詔督學浙江浙中素稱多士公未嘗稍徇物望也而高  
材生俱列甲選在浙三遷至侍讀學士移節安徽得士  
如浙中晉閣學是秋卽主江南試事以學臣而主試亦  
前此所未有也再移節陝西得士如初會所貢舉士挂  
吏議連及左遷需代吏部推翰詹諸人入見

世宗熟視良久曰恐皆非舊學臣之繼也乃畱公俟期  
滿而以少詹涖事

今上嗣位仍晉閣學還京公以浙江銅政大壞長吏之

任事者輒因請變通其舊例陝中流民舊皆令土人養之宜令有司別爲安插皆仁心仁術也適

詔修三禮以公同總其局是冬晉刑部侍郎尋調管禮部公之治事縝密而周詳毫髮未至不敢卽安漸以積勞致病願爲受恩重不敢言

世宗梓宮發引公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則危坐卒於肩輿中

上聞軫悼賜帑金五百督臣爲治喪賜祭一壇論者惜以爲未竟其用焉生於康熙十有八年正月初六日卒於乾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八曾祖某

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閣學娶何氏封淑人無子以族子誠爲後蔭生女三子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疎野者甚至及入京又以邸舍相近得時見今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誠於是年十月大葬公於東原而以挺道之文爲請又曷敢辭銘曰

扶風布算康成登樓建安定律季通其尤峩峩先生孤詣清脩爰登虎觀以襄校讎乃以冰心而持玉鏡人物權衡文章司命乃以清卿而佐新政夙夜惟寅典禮攸定橋山在望有號其弓凡在百爾其孰不恫胡公之出遽以告終窆碑八尺長護幽宮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復翁登秋賦之年而予始生及其自甘撫罷官以宥出獄于是識予行輩濶絕然甚相契遂爲忘年交臨川李公不甚許可人語及復翁則曰斯其爲督撫之選矣桐城方公亦曰幹才也然而世之不甚知其本末者總以爲年大將軍之黨而疑之復翁之卒五年耆老日喪誰爲發其沈屈者江都閔君華以詩社之舊乞予爲銘予何敢辭復翁爲湖廣之武陵人一遷而無錫再而江都前院長侍郎統虞之孫江蘇布政獻徵之子家世廡仕而方伯故與年都憲遐齡爲異姓兄弟故復翁少而于

大將軍相親昵也而復翁之才亦殊絕其通曉朝章國故諳悉流品此巨室子弟所優尚不足恠至於酬應世事如理繭絲而不焚挽決河而不駛此則天賦之奇耳目中所未易遇也大將軍故才高少當意乃獨善復翁初復翁困於孝廉滯於翰林典籍之任蕉萃甚海寧陳文簡公爲院長而君以屬吏走庭下因投以詩有眷容絳帳橫經日辛苦青衫執簡時之句聞者悲之會大將軍出爲川撫而君以久次出判夔州甫半年遷知重慶踰年而分守川東大將軍兼督關中移之分守陝東又踰年而爲布政使未幾遂躋甘撫計君揚歷西陲其席皆未

暖大將軍用人素揮霍不免以所好驟進之而當時幕府之才亦未有抗手者無惑乎其日益傾倒也乃一旦失勢何能以黨自解矣然復翁在大將軍寮客中正自有不可沒者大將軍挾貴而汰又其才足以凌厲人故見之者輒自膽落而復翁處之坦然每能以約言挽其失大將軍之豪奴挫辱咸陽令于轅下君爲巡道嘗面斥而扑之奴哭訴於大將軍而大將軍勿問也自是諸奴稍稍畏君守令仗之得自振刷又嘗微言勸大將軍以持盈向使能用其言可以免禍而無如其日亢而不返也然君之周旋其間固非唯阿咳唾之流所可同年而語

者矣迨大將軍事敗門下蝟起攻之以求免禍

世宗憲皇帝尚未遽罷君密勅累有所詢而君唯連章引咎自甘逮訊是則尤可以見君之不負故舊爲末俗所難能者

今上登極得歸且令給還田宅逍遙里社與予輩爲吟伴凡十年而始卒享年七十有八方君荷

世宗眷賤時嘗令薦士以爲鶴禁之用時蔡文勤公家居力薦之遂得召甘盤舊學遂成

今上嗣統之盛斯其功在天下而人不知予不言之不幾湮沒爰銓次之以復閱君蓋不敢有一語之阿私也

復翁諱期恆字元方一字復齋累官甘撫侍郎都御史  
夫人汪氏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  
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  
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  
諸君幸勿忽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其  
銘曰

與君忘年而克知心  
醉君楚些故國之音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墓碑銘

予以雍正癸丑春試報罷束裝欲歸前侍郎臨川李公固留予使之應詞科其時侍郎居宣武門南故合肥李相國邸也西有紫藤軒割以居萬公孺廬又割其東以居予每日高春必相聚一室或講學或攷據史事或分韻賦詩葱湯麥飯互爲主賓臨川嘗曰是楊誠齋所謂三三經者也顧二公皆宿老爲予丈人行而略儕輩以下交予竊媿之臨川性剛毅其所持辨萬夫環而攻之莫能屈嘗主張陸文安公之學過甚遂於朱子有深文公生平亦主陸學然其論戒偏重多從容以解臨川連環

之結臨川下筆千言睥睨一時罕有當其意者公之詩  
文出臨川未嘗不心折也予嘗謂江西文統自歐陽充  
公後如平園如邵菴如東里皆以和平雅潔嗣其辨香  
而公其世適也臨川以爲知言臨川最愛士士之赴之  
者如百谷之趨海門戶旣大不無飾詐之徒夤緣以入  
故甲乙之目必待公而定蓋二公之交好其道同其志  
同間有輸攻墨守之不諧者未移時而水乳卒合顧臨  
川荷

三朝特達之知以伉直不容累蹶累起計其所居九列  
重地久者不滿二年或僅數月淹公則浮沉詞館累遭

憂患垂老始以文章見知得殊遷而終不得有所發紆  
何其窮也按公諱承蒼其字曰宇光江西南昌府之東  
埂人也刑部侍郎虞愷六世孫光祿卿汝言五世孫再  
世皆講學於陽明念菴之門稱碩儒祖象師父與主再  
世贈翰林太宜人李氏賢母也方孕公時每嚙視於影  
堂曰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故公少  
而喜讀宋人講學之書論者以爲得之胎教公以康熙  
癸巳進士入翰林益與臨川講學相淬厲臨川驟貴左  
右要人畏其芒角百計擠之以公爲臨川所厚恐其援  
之爲助因并側目焉臨川辛丑主試之謫廟堂流言藉



藉及公以爲梁肅之有韓愈皆其所通榜也百口同詞  
幾莫能白僅而得免

世宗卽位雅知公而臨川亦賜環將引公未及施行則  
臨川已出爲廣西巡撫忽奉

嚴旨追舉辛丑流言以罪公罷其官并左遷其弟蓋當  
局者皆以臨川之故然臨川特以學術厚公而公實未  
嘗藉以求進及其因之以謫則亦恬然受之於是歸而  
杜門益講學無復出山之志

世宗徐察公之誣特召入京補原官嘗與同院旅見見  
其須髮盡白曰汝老矣然終不見用

今上嗣位有薦公者稍委以

制誥置之講筵又七年臨川已病廢始超五階爲學士是時三館諸臣苟以文章邀

聖眷者類得取不次之擢立至槐棘間天下爭爲公喜謂公之足以報國者不僅在文章殆自此得大受乃不三年而公卒矣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子四皆以鄉貢進士薦葬於某鄉之某原所著有萬學士易傳其論互體最精妙自漢儒荀虞以來未有如此之覈者而一掃宋元林吳諸子言互之謬又有萬學士集如干卷予之別公也歲在丁巳臨川與

公先後以奔喪歸予以罷官歸亦居憂辛酉臨川主試江南畢病甚由水道還京過揚予亦適在揚而公至以臨川之疾也相向攢眉踰年公有學士之擢又踰年公主試聞中歸故人有見之於杭於蘇於揚者皆言公念予不置未幾公貽書曰穆堂歸里門子又不來老生孤另何如矣豈意是書遂成死別紫藤花下舊雨更無再聚之期其可恫也諸子以臨川所作墓志來屬予以空石之文爲流涕而序之其銘曰

嗟承明之耆舊從此不慙遺兮況予生之知己更舍公其誰兮生以爲斯文勸下以哭其私兮

鄭侍讀貧谷先生墓碑銘

貧谷先生鄭氏諱江字璣尺浙之杭州府錢塘縣人由康熙戊戌進士改庶常授檢討同脩明史再叅一統志局事遷贊善提督江安學政遷侍讀以足疾乞解官先生讀書務心得不從事於辭華貌寢又不喜事威儀望之無足動人然胸中粹然醇然不設城府待人以忠信有一得之善好之不啻自其口出三館儲材之地多皈依當路以求速化先生淡然無求回翔書局者廿年未嘗有積薪之憾見於詞色門巷蕭然客至烹茶相對而已和碩果親王嘗欲延賓客同官求之者如雲桐城方

學士望谿以先生薦力辭不赴及持節江介歸方將進  
用而蹇不任行韓大夫之患墮車蓋有命焉初先生官  
京師嘗欲纂注春秋至是遂成之矻矻不舍時扶杖出  
與諸故人爲詩社倡酬極盛不謂其遂卒也先生平日  
自視欲然其在儕輩似不能言者故未嘗輕與人言學  
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未嘗輕與人出其詩古文詞然  
而知詩古文辭者莫若先生嘗與予私論諸儒之學謂  
康節實出老莊之緒餘飾之以焦京之術數世特以二  
程推之遂列之六先生之目宋史登之道學可一笑也謂  
陸王宗旨豈可妄詆世之擁戴朱子者攷之耳東萊尚

不敢斥陸涇陽非王而未嘗不有取於王而蚍蜉之撼  
何爲乎不謂顧亭林亦蹈此習又謂蔡虛齋固善人然  
惜其學之陋也因文見道已屬膚廓豈有因帖括講章  
之文而見道者使今世橫目二足之徒挾兔園冊以論  
學則蔡氏爲之厲也先生向從義門何公游義門墨守  
朱學者予意其不出師席之儲胥不料其嶽嶽不肯苟  
同如此其所作詩古文詞稱情而出一任時風衆勢之  
上下確然莫能溷其本色然細讀之正不輕下一字大  
類宋范正獻公淳夫而世之以險語僻文相尚者所弗  
知也臨川學士穆堂嘗謂予曰今館閣人物渺然如貧

谷者真正始之遺蓋確論也予陪先生杖履之末幾二十  
十年辱待以忘年之契嘗一日數過予引爲畏友及里  
居貽書告予約同事於春秋辛酉之秋予至杭開樽話  
舊自是不復再見矣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  
年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累贈贊善宜人某氏二子長  
爲鄉貢進士所著有篋谷詩集已行世葬于西湖之某  
峰予之爲斯文也以所獨知於先生者序之逝者如可  
作也其許我乎其銘曰

予於同館前輩之交方李謝萬暨先生而五年來睽隔  
強半老病山河道阻生者不可見死者已矣鬱鬱予懷

其誰與吐



吏部侍郎兼翰林掌院學士巡撫江蘇思蓼邵公

神道碑銘

同里吏部侍郎邵公與予家相隔一湖水其贈公兄弟與先君兄弟爲文字交予十四歲爲諸生猶及肩隨公未幾公貴丙辰南宮之役爲予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予初公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讒予於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爲予則盡矣是年公卽出填撫江蘇未及期而卒公子鐸於大葬時屬予以埏道之文予以在憂中廢業請俟除服爲之

而公子又卒其可悲也夫公以康熙辛丑進士改庶常授編脩再改御史巡視京西復入爲御史改給事中侍直 皇子書房副鴻臚遂參匭司改祭酒侍 經筵仍副匭司再遷副都御史侍直 南書房爲少宰兼院長累王文字之在公素小心謹畏雅不喜馳騫聲氣及其出入 禁廷尤凜凜以温室之樹爲諱而世之趨公者累及門而被辭以是遭衆怨卽有諒公者要不過以爲漢右建一流耳及其持節填撫讜言三上毅然義形於色雖古之稱骨鯁者莫能加焉則甚矣知人之難也公之刑赴江蘇也所部方禮於是樂善好施之例出公力爭

之以爲天下傳

皇上新政首罷捐例今之所請是開蠲而巧更其名也  
此例一開罷捐成虛論矣周官荒政十二未聞乞靈於  
貲郎以振之也

上瞿然是之亟命停止而計臣深不以爲然乃復行予  
竊歎以爲公自是失內援矣河督議開毛城鋪以洩水  
淮揚士大夫官於京者公疏爭之不得臺省爭之則下  
吏九卿亦有爭之者不得最後直督彭城李敏達公力  
爭之幾勝而復紬公陸辭

詔與江督漕督共相視會議以聞江督等皆與河督議

合獨公以爲不可江左大吏遂莫與公諧者會劾蘇州  
守白巖已下吏河督反請釋而用之而公益不自得公  
又言蘇俗汰侈無度請禁止俗人之宣淫者勿令流播  
上國世皆迂而莫之是也公自以累年侍直素得豫親  
臣之列實心報効而不知事之難徑行未幾竟奉

嚴旨以所薦吏非同年則同鄉爲有阿私公之平昔以  
不肯徇其故舊得罪於人天下莫不聞及旣爲大府屬  
城守令相望不能揜其同年同鄉之善者亦勢也而乃  
坐是得咎公亦不敢辨也公素羸至是積勞乃得疾  
天子終眷公馳令太醫診視并令公子南歸侍疾而公

已不起遺奏至京

賜卹如制并

諭江左大吏助其喪公之在蘇日淺旣爲同事者所牽制跋前疐後有戒心故其所設施不能十一昔人之論姚崇以爲不過積穀作米把纜放船之人嗚呼是不知任事之苦者也方公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魚菽蕭然多擬之三公布被之故習及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人始信之公子旣不永年煢煢一孫王夫人親抱持之夫人向予速前諾予不

敢有溢詞亦不敢沒其實也公諱基其字學址世爲浙之寧波府鄞縣南社壇人生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娶王氏封夫人子鐸予同年生翰林院檢討孫某葬於西山之某峯其銘曰

曾是魯男子目爲登徒三人一口市虎非誣我作斯文足以慰冥魂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乾隆四年工部尚書景州魏公罷官已而天旱四月十有二日新授太常寺卿陶公入謝

上特召見問以時政得無有闕失者當陳之以爲脩省之助其無有所諱公猝未及有所陳

上曰爾尚有直氣試據實言之公言近日庶政脩舉惟魏廷珍負清望無大過近日放還

天語峻厲非所以優老臣尚望申求舊之禮

上霽顏聽之且曰爾朕所特簡尚當進用公辭謝出相去再旬突奉

嚴旨申飭下部議部議左遷公遂南歸貧甚無以爲生  
則投徒自給先是

上之罪公也獨申前論謂朕方欲用正靖以待郎學士  
之選不料其妄言至此世乃知公邀

上眷尚未衰勸入京補官公笑而不荅凡六年以病卒  
其家未及赴予也逾年予至吳始知而哭之又踰年其  
故人長洲陸君茶塢屬予以表闕之文又踰年始克詮  
次其事嗚呼予序公父子兄弟而更重悲之公之烈考  
元淳學者所稱紫筍先生者也以古文雄於吳下時論  
比之范蔚宗崑山徐尚書雅重之延之書局其後以累



兀致失歡而同里翁尚書排之尤烈及成進士不能入  
詞館知廣東之昌化縣孤羈窮島竟卒於官公之兄正  
一亦以古文世其家成進士爲翰林矣顧落落莫莫不  
見知於世竟未獲遷一階以老公承其父兄之傳晚而  
得第浮沉中祕者八年改爲御史以進經史講義稱  
旨再賜對不一年累遷至左僉都御史改長奉常然公  
生平坦夷性成不屑與時逐逐又疎略不治威儀古心  
古貌蓋父兄之餘風當路者素不喜而事出意外忽膺  
矚眖無如之何公嘗上言學校科舉之壞爲方今世道  
人心所關第一在官者旣無昌明正誼之心在下者遂

無淬厲束脩之志時風衆勢不過僥倖進取以爲富貴  
利達之地斯其可憂不少急宜有所振起

上是之又言近日在廷諸臣似寬裕而實縱弛似詳密  
而無闕體要至樂因循而畏改遷尤其膏盲之病如一  
切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無益不行亦  
無所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以稱

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若稍難行者則置之  
矣夫事但論是非豈論難易今之便文自營朱子所謂  
架漏牽補過日者也

上以公言宣付閣臣知之此論出聞者以爲切中時弊

而公之不安其位始於此又嘗言設官太多則案牘文  
移日煩足以耗任事者之氣不獨廩祿之難周也宜詳  
爲合并而沙汰之又嘗草諫開捐疏力言貲郎之進先  
自居於貨取安能潔身以報主下以貨投上以貨授美  
其樂善好施之名而實則懷利以相接其弊也至有貨  
倍稱之息期以到任而還斯其心爲何如心其俗爲何  
如俗豈可以漢有張釋之卜式漫思解嘲乎會去國不  
果上然竟屬其門生奏之嗚呼以公之揚歷雖亦嘗登  
三品陪獨座簽書柏臺膺次對校之父兄似足稍吐鹽  
車之氣而豈知其不得少有發舒齋志以死則固多此

揚歷者爲也公諱正靖字穉中一字晚聞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四娶某氏葬於某鄉之某原予四所著有晚聞集如干卷公於經術最喜說詩其獨到處范逸齋嚴華谷不能過也古文淡簡有法尤熟於明史予之交公也其初相賞以文辭旣而以予之疎略有相近者遂成莫逆乃十年去國竟無再見之期諒亦重泉之所同悵也惟茶塢爲故人之篤於存沒者其銘曰

吾近接東狩之邸抄兮

天子詔魏公而復之官言竟行於身後兮孤臣定欣然

於九原海虞之山蒼蒼兮以表茲遺直之阡

鮎埼亭集卷第十八終

鮎埼亭集卷第十九

勤 全祖望紹衣諱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鄭芷畦窆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蕭山毛西河集中盛稱其治經又見秀水朱竹垞所爲作石柱記箋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子先亾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

其禮記緝注蓋以續衛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  
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茗中文獻之職志也因歎芷畦  
之學如此而一生連蹇寄鼻息于高牙大纛之間與所  
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糊口代耕視當世槐棘間  
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功名高坐危言晏然  
自以爲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爲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  
郎言而歎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  
其所學而惜其不再入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歎曰如鄭君之博物真其選也  
而不幸死未幾又有



詔開禮局侍郎又歎曰如鄭君之治經真其選也而不  
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欲薦之  
而未得則又歎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己非易事而  
所謂知己者未必皆有引援之力卽有其力又未必值  
其時旣值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  
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而無可訴也振銓因言其將葬  
乞予爲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謀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  
未能卽以窆石之文爲募疏焉未知其克逮予志否也  
芷畦生平著述尚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傳君所開雕盛  
行顧罕知其出于芷畦也并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芷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遠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卑栖誰爲  
司命嗚呼噫嘻

周穆門墓誌銘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徧歷秦齊晉楚之墟所至巨公大卿皆爲倒屣顧終于蹭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蓋古黃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役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其高杭之詩人爲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穆門以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頽放或弁數語於其

端得者以爲鴻寶湖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爲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于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遊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然其敦古道益摯穆門故勤產前明右副都御史莓崖先生相之後其遷

杭五世副都于先司空公爲石交副都之孫觀察於先  
宗伯爲姻家故余于穆門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  
者微不可問穆門瞻念大宗形之寤寐余嘗爲穆門言  
莓崖墓在太白山上廿年以來神道荒蕪石馬眠草中  
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泫然流涕曰吾當東歸買墓  
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詘于力  
竟未能也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  
居勤城北坊第也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  
予稍進食穆門頻齋楛來過次年余在越中而穆門吳  
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

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字少穆曾祖  
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  
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于湖上之某山子宸望諸生  
穆門之卒也吾友杭董浦爲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  
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舒莖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  
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爲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沈東甫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歸安之沈爲吾浙西閩閩世家第一自明時恭靖襄敏父子二尚書稱名卿近則關學宮坊兄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唱和之盛讀其書足以想見其門材東甫兄弟三人固其中之碧梧翠竹也東甫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抄共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于宰相世系表之正

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  
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  
考證之例孤行于世者也九經辨字則小學之膏粱也  
讀史四譜則三通之羽翼也其餘尚有唐詩金粉等書  
則亦騷人之鼓吹也增歎齋集其古今體詩也予皆嘗  
受而讀之歎其不徒博而且精也然而一生志力罷疲  
于攷索之間而古貌古心不爲時風衆勢之人所喜其  
所著書祇堪自得終不能一當於場屋之役又不善問  
家人生產年運而往日以喪失顧落落自如大科旣開  
東甫與季弟幼牧竝登啟事庶幾盤洲厚齋伯仲之風



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  
不意近世尚有此人亟欲推挽之而臨川左遷不竟其  
志東甫兄弟亦竝放還抵家尚以書寄予不一年而遽  
卒非所料也東甫沒之六年而嘉善錢侍郎陳羣次對  
之際以東甫唐書奏于

天子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  
喜盡采之於卷中嗚呼東甫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  
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而身後猶得邀採掇之餘以肩隨  
於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竇苹董衝一輩  
其亦稍可瞑目於重泉矣方予之南歸也道聞東甫之

赴厲兄樊榭出挽詩以示予且曰子亦當有文以傳之  
予爲之略草檢之而未就也又十有二年予從其叔弟  
繹旃求其所釋水經繹旃之釋水經亦東甫所曾有事  
而後以授之者也至是載書晤予于錢唐因讀其所作  
東甫行略爲之流涕繹旃再以志事爲屬亦何敢辭東  
甫諱炳震字寅馭世居歸安之竹墩以明經貢太學襄  
敏公五世孫曾祖鍾元以明經注籍知縣未上而卒祖  
角諸生父雍平陽教諭娶姚氏子七孫十四曾孫二生  
于康熙己未正月十四日卒于乾隆丁巳十二月初三  
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某鄉之某原繹旃又以雙溪倡

和續集令予論定于病未能及也先以志復之其銘曰  
太乙寒芒護茲幽宮穿中之石亦復熊熊東林東老蛻  
筆所封

前甘泉令明水龔君墓誌銘

前甘泉令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碩果一字明水浙之  
杭州府錢塘縣人也康熙之季杭才彥最盛而杭二堇  
浦與君爲尤堇浦負奇氣踔厲風發君沉毅精實各有  
所造余時初出游於諸才彥皆相善而所最心知亦莫  
如二人顧不十年間交友先後連茹成進士登三館而  
君以拔萃入成均爲祿養計就選人籍

世宗憲皇帝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爲甘泉以君  
任之邗溝故脂膏之地吏罕得以節操自持者君下車  
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至是以里人入

謁有所屬而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之伺  
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而君又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  
期自都轉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而君又拒之  
於是大江南北盛傳甘泉令不近人情而君益自刻苦  
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縣有邵伯埭者受高寶諸  
湖之水地卑下君謂當於農隙時運土築高埂沿埭爲  
防以徐議溝洫埭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澗  
甸不雨田卽龜裂宜每一里爲水塘以蓄之如是則境  
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趨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  
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大水泛溢君冒雨親

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不可會河堤制  
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卽  
啟閘且斥閘官不職立逐去又用君言定以鹽漕二船  
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啟閘無得以鹽漕藉  
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壩  
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有望于大吏之後來者耿耿  
爲予言之自君蒞任每歲晏則江都之鰥寡孤獨多來  
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

世宗晚習禪悅浮屠輩頗以此自放恣杭之西湖聖因  
寺僧明慧者前在內廷法會中恩寵亞于元信及出住

湖上千求遍于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闕白于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其時制府亦君子人也顧驟聞之不能不愕眙頗咎君良久歎曰強項令應如此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世宗召明慧還京綱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之吏聲雄於天下凡君居官皆以實心行實政其事甚多至今甘泉人能道之余不悉述述其大者於是報政以最入京

今上召見欲久試之復還任先後凡六年而以外艱去中州撫軍尹君故揚守也雅與君善聞君無以為葬而

招之欲使之主大梁書院事得以脩脯助葬君不自得  
驟發心疾思歸不得君時年四十有六又神明素強不  
料其以是竟不起初君喪偶不再娶及其以艱歸也告  
於殯宮之前曰沐爲寒士典敝裘以何妨有類枯禪剔  
殘燈而獨且齋廚寂靜旅館蕭條囊莫名乎一錢墳未  
封乎三板幽冥相感應其諒其無他窘乏千端亦祇還  
夫故我聞者哀之君於經學最湛深能摘先儒之誤顧  
皆未有成書其所成者毛詩疏說八卷乃以簿書之暇  
得之其報政至京嘗以示予曰猶不至以風塵吏爲君  
所笑者賴有此也索余序之予逡巡未及而君死矣古



文卓然可傳顧多散失幸存者曰龔甘泉集特十一耳  
君之卒二子皆幼以故志幽之文未及備其從弟鐸爲  
之行略一篇又十年其二子相繼爲諸生始流涕請董  
浦與予各爲文以表之王寅癸卯間予寓杭去君居不  
遠昕夕相過從每說經或不合大聲爭之驚其鄰舍兒  
或相賞亦復絕倒相與釀錢百十文覓魚酒爲樂今君  
之墓木已拱而余亦顛毛種種矣曾大父以庭大父煜  
父茂增娶汪氏子二長謙次遂女一壻柴景高葬于某  
鄉之某原其銘曰

其學其仕均未竟其志而忽然以逝宿草且十年乃克

銘其阡是予之愆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誌銘

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有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  
辛浦書至者展視之則彌畱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  
入膏肓從此化爲異物長辭左右可爲歎息一生偃蹇  
豪無可錄祇操履粗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  
寂寞身後幸惟先生憐而念之伏枕哀祈泣然絕筆時  
予方進藥不禁失聲哭連日病爲之劇稍差念友朋垂  
歿之托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于地下乃稍取其  
大略而次之辛浦姓鮑氏諱鈐字西岡世籍雲中今爲  
奉天正紅旗人佐命大學士承先之曾孫其三世傳見

國史有列于勛籍辛浦年二十卽知浙江之長興縣幾十年以病去官尋再知長興亦幾十年其考最者累矣而不得遷最後大府以便宜擢之爲鹽運嘉松分司通判而部議又格之於是三知長興蓋其筮仕在

聖祖仁皇帝四十六年歷三世至

今上之七年猶在長興大府至者皆爲稱屈乃稍移之知嘉興又移之海寧尋擢爲草塘通判草塘在浙中倅廳之最貧者也以故辛浦竟得之辛浦之爲吏不名一錢而未嘗噉噉以廉自見其任事尤精密而未嘗以幹力先人其接物和平無忤而其中有介乎不可奪者所

以一官拓落終身不得有力者之仗庇而辛浦未嘗怨也彭城李敏達公之督浙中也治尚綜覈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故其生平無日無詩彭城一日謂湖守曰長興今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首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束筆度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忍不可忍矣惟大吏之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幸浦百事脩舉部民雅誦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

漕使常侍郎履坦改撫浙中問於天門唐內翰赤子曰  
浙之屬吏有足語風雅者否曰莫有過于長興令者矣  
且其人非但辭客已也故辛浦雖旅見其禮殊絕于羣  
吏或畱語移日然辛浦落落穆穆未嘗以此自昵累以  
才譖不勝煩重爲辭侍郎嘗語之曰少需之吾當薦君  
爲方面辛浦終泊然每入謁所言不出于詩文及侍郎  
有事于進奉屬吏爭任之以是卒招物議

天子遣大臣蒞其獄屬吏坐之株連者累累而辛浦高  
枕自如始共歎其爲不可及尤好士長興諸生王豫者  
通經工詩古文詞貧甚辛浦雖刻苦時時周之豫以牽

染之禍逮入京辛浦爲之經理其家其卒也又爲之雕  
其集蓋辛浦雖交遊滿天下然其心知之契甚落落及  
其投分也則必篤于始終之誼類如此辛浦之詩宗法  
新城豐贍流麗自然合度隨手脫稟卽自書之以付雕  
工或曰更無待于論定耶辛浦笑且歎曰吾老矣而無  
子漫爲之亦漫存之耳或曰是定可以免長吉冲表之  
累者也所著詩集四十卷別有道腴堂文彙亞谷叢書  
諸集竝行于世病作遽上箋乞身于大府不許了然知  
必死部署身後事無一不整整卽其貽予訣別之書已  
彙括生平予文莫能有所增益也嗚呼昔人清真澹蕩

魚土不金 卷一 下  
之目如吾辛浦者其庶乎辛浦以貽子書之次日卽卒  
享年五十有九安人某氏以其從子某爲後初辛浦在  
日欲卜葬于杭之南山曰他日湖社諸君雅集當酌我  
墓今緣其雅意窆之靈隱因貯遺集于寺中而予爲之  
銘其詞曰

嗟秋來之沉困兮擬冥心以斷文字之緣胡力疾而破  
戒兮神傷于息壤之言故人之銘無媿詞兮長護君魂  
魄以綿綿



趙谷林誄

世宗憲皇帝修徵車故事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時  
臨川李公方退閒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  
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  
精於經乙通于史丙工于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  
喟然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列君亦奚慙退之哉  
一日過予齋頭見有別集一卷曰誰所爲也予曰卽前  
所稱仁和趙君者也臨川把玩良久袖之以歸不閱月  
而

今上特起爲戶部三庫侍郎其于予所稱四十餘人多

所展轉道地而谷林則自薦之未幾谷林之弟意林又被  
選一時以爲盤洲厚齋之家風也臨川左降谷林兄弟  
召試于廷報罷而予亦去官臨川猶欲挽谷林共修三  
禮谷林念其太孺人年高謝歸然竊謂以谷林之才必  
尚有所以發其伏櫪之氣者而不謂其連蹇十年竟以  
病死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忠定公燮元曾孫女也其  
所自出爲祁氏忠敏公外孫女也壬寅癸卯之間忠敏  
子班孫以故國事謫濟陽少婦家居朱氏以太孺人侍  
之因撫爲女谷林之尊人東白先生親迎實在梅里猶  
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及舉谷林兄弟時時以外家

之風流勉之不二十年谷林露抄雪購小山堂插架之  
盛遂與代興爲吾浙河東西文獻大宗同學之士兩聚  
笠宵續燈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洊  
丁荼苦饑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  
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于九等之下中而  
谷林語其長君一清謂執友中所當嚴事者莫如堇浦  
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旣死誰爲知我予初哭谷林詩  
謂其內行之醇備問學之淵懿而深悲其遭遇之厄窮  
是固不僅以交情也然卽以吾二人之交情又豈世俗  
之所可同年而語哉山陰金小鄭詩人也窮老無子孫

水老友鄭義門謂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乎殯小郊已  
安之矣俄而辭之遠行谷林遇之江上問將何之曰之  
楚曰八十老人盛暑爲二千里之行非情也因留之止  
其家半年而病醫之藥之死則殮之呼其從子而歸其  
櫬以葬之義門聞小郊之卒也爲之慟及聞谷林之竟  
其後事也爲之流涕君諱昱二十字功千谷林其五十  
字也先世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已五世曾大父  
變英大父鶴皆以從兄尚書貴累贈至吏部侍郎父汝  
旭官象山教諭所謂東白先生者也配陳氏子二一清  
式清而一清能昌君之學女五孫七葬于某鄉之某原

得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愛日堂集十六卷一清請予諫  
其墓義無所辭年來臨川老病未知能如水心之於滕  
窾爲文以傳之否也乃爲誄曰

嗟乎谷林軼羣之學華國之才天實爲之其命不諧有  
子不死有文不朽在爾曠然浮雲何有而我思舊聞遂  
蒼涼南華堂下不減山陽三十六鷗自來自去臯復不

歸故人延佇

三十六鷗谷林亭名也取姜白石詩中語

右贊善崧山宋君墓誌銘

予別崧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  
平之巒故人陸茶塢招予于其園聞崧山館在木瀆村  
落近相接乃訪之崧山一見狂喜畱予飯罷同過予茶  
塢之水木明瑟園清勝甲於吳中崧山顧而樂之而與  
茶塢傾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于古藤架下是夜  
清暉如畫崧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  
風塵中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子非槁項黃  
馘人也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  
年之春再會於是園因爲洞庭西山之遊及期予未至

君亦歸不數月而以病卒。崧山爲人坦率而易直，顧其  
神明蕭灑，別有絕俗之韻，撓之不濁，其爲庶常也。一日  
院長集其儕而告之曰：「諸君甚清苦，有厭承明之廬者  
否？」

天子方求可以守襄陽者，吾當列上之。崧山揜耳而走  
曰：「斯言何爲至于我哉？」院長哂而弗咎也。及校書殿中  
辰入酉出，落落自喜，不乞靈于要人之門，旋受宮坊之  
擢。且駿駸進用，念其父年高，遂請歸養。旣歸而無以爲  
養，乃授徒于長洲。時下江撫軍陳可齋故同年同館也，  
崧山不一過之。撫軍聞其至，遣人通殷勤。崧山謝曰：「吾

館去城三十里俟有入城之便當造謁然竟不入城也  
吳人皆歎以爲不可及崧山雖以甘旨之故不能不出  
而授徒然其晨昏之慕形之夢寐其課子也每日授以  
經史之學暇則使之習書不令爲科舉之業故年且二  
十而未應試曰吾待其學成則此小技者易易耳莫使  
八識田中先下稗花種子其論詩文最嚴故矜慎不肯  
苟作旣成必有邈然之致不可以褻視者然不輕以示  
人而于予則有阿私之好云崧山姓宋氏諱楠其字曰  
丹林浙之嚴州府建德縣人也雍正癸丑進士累官右  
春坊右贊善曾祖某祖某父某勅封翰林院檢討娶某



氏崧山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某年某月某日春秋五十有二子某崧山之死也其子哀而毀吞金幾斃幸而甦其父遂狂號而病以卒嗚呼崧山而有罪歟天乎吾知其無罪也然則何以天之禍之酷也乃爲文以哭而銘之其辭曰

引身以養父乃不及終其天年離經以課子竟不及盡其薪傳嗟三命之荼毒兮抱九地之沉寃質之梁父與亢父兮亦曰莫知其然而然

歸壙亭集卷第十九終